陽明先生道學鈔

陽明先生平濠書卷之六

共二十八篇

○○○撫安百姓告示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效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 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烟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參究論以窩藏逆黨同

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　請外仰
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
須勸化鈐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
等衙門充當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
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
貸

○○○告示在城官兵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　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唯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

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
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與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略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又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决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　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營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

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阻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巳有備彼一離窠穴生將奮擣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億料若此切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

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謀在廟堂必有成
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尩僅存餘
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
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
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
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
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
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
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

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輿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為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　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

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
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
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
會湖湘互為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
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
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絶、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關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撥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卽今

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為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閉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

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〇〇〇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僞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一名名赴各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

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廿七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內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即統部下官

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即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暐、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府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即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勦叛逆以靖 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

欽奉
勑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
完日繳

○與王晉溪司馬書

伏惟明公德學政事高一世守仁晩進雖未獲親炙而私淑之心已非一日乃者承乏鴻臚自以迂腐多疾無復可用於世思得退歸田野苟存餘息乃蒙大賢君子不遺葑菲拔置重地適承前官謝病之後地方亦復多事遂不敢固以疾辭已於正月十六日抵贑扶疾莅任雖感恩圖報之心無不欲盡而精力智慮有所不及恐不免終爲薦舉之累耳伏惟仁人君子器使

曲成責人以其所可勉而不強人以其所不能
則守仁羈鳥故林之想必將有日可遂矣因遣
官詣　闕陳謝敬附申謝私於門下伏冀尊照
不備
守仁近因輋賊大修戰具遠近勾結將遂乘虛
而入乃先其未發分兵掩撲雖斬獲未盡然克
全師而歸賊巢積聚亦為一空此皆老先生申
明律例將士稍知用命以克有此不然以南贛
素無紀律之兵見賊不奔亦已難矣況敢暮夜

之鬪、奮呼追擊、功雖不多、其在南贛、則實創見之事矣、伏望老先生特加勸賞、使自此益加激勵、幸甚、今各巢奔潰之賊、皆聚橫水桶岡之間與郴桂諸賊接境、生恐其勢窮、或并力復出、且天氣炎毒、兵難深入遠攻、乃分留重卒於金坑營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勢、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圖、又潛遣人於已破各巢山谷間、多張疑兵、使既潰之賊、不敢復還舊巢、聊且與之牽持、候秋氣漸涼、各處調兵稍集、更圖後舉、悵望

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專一之權，明之以賞罰之典，生雖庸劣無能爲役，敢不鞭策駑鈍，以期無負推舉之盛心。秋冬之間，地方苟幸無事，得以歸全病喘於林下，老先生骨肉生死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

前月奏捷人去，曾齎短啓，計已達門下。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

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老先生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巢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盖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為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發未敢顯言於　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大

抵南贛兵力極為空踈近日稍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餉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為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雖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輙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

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此之他圖固尤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　聞奏伏望老先生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爲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事每敢控聒若此

一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　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

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為是舉乃往返勘議動經歲月形迹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略去繁文之擾行以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僨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睹老先生所議謂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遥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託真

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之上得如老先生者爲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爲之用乎幸甚幸甚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盖已焚毁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掩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併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

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賊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轔南贛新集起倩共　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老先生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强當事惟恐

覆公之餗、伏惟老先生憫其不逮、教以方略、使得有所持循、幸甚幸甚

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者寳奉謝啓、極爲草略、迄今以爲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壬之巳、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黽勉至此、實恐得罪於

道德負薦舉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幸甚幸甚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　勑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之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之罪事勢使然也今為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雖三省之務

尚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錢
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爲之所猶勝於今之
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
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
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於民猶專以藥石攻病
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
今巡撫之設華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之間
便可更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
權而因以略舉其職故今輙有是奏伏惟特賜

採擇施行、則非獨生一人得以稍逭罪戮、地方之困、亦可以少蘇矣

卽日伏惟經綸邦政之暇、台候萬福、守仁學徒慕古識乏周時、謬膺 簡用、懼弗負荷、祗 命以來、推尋釀寇之由、率因姑息之弊、所敢陳請、實恃知己、乃蒙 天聽、竝 賜允從、 蕃錫寵右、 恩與至重、是非執事器使曲成獎飾接引、何以得此、守仁無似、敢不勉奮庸劣、遵禀成略、冀收微效、以上答 聖眷、且報所自乎、茲當

發師匆遽陳謝伏惟台照不備

生惟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為難而能用善言之為難舜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亦何以異於人哉至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然後見其與世之人相去甚遠耳今天下智謀才辯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以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雖知而不能用或雖用而不相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其孰

爲可行孰爲不可行孰爲似迂而實切孰爲似是而實非斷然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莫不有以曲中其機此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能雖古之名世大臣蓋亦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學凜然理義之莫犯未嘗不拱手起誦歆仰嘆服自其識事以來見

世之名公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illegible]
尋常亦有可觀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illegible]
瞢眩瞀於前力不能正即依違兩可掩覆文飾
以幸無事求其卓然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
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矣在其平時明公雖已
自有以異於人人固猶若無以大異者必至於
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守仁恥為佞詞以
諛人若明公者古之所謂社稷大臣負王佐之
才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明公其誰歟守仁後

進迂劣何幸辱在驅策之末奉令承教以效其尺寸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窮本推源厥功所自已略具於奏末不敢復縷縷所恨福薄之人難與成功雖仰賴方略僥倖塞責而病患日深已成廢棄昨日乞休疏入輒嘗恃愛控其懇切之情日夜瞻望允報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生死骨肉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情

臨詞迫乞冀矜亮

近領部咨見老先生之於守仁可謂心無不盡而凡其平日見於論奏之間者亦巳無一言之不酬雖上公之爵萬戸侯之封不能加於此矣自度鄙劣何以克堪感激之私中心蔵之不能以言謝然守仁之所以隱忍扶疾身被鋒鏑出百死一生以赴地方之急者亦豈苟圖旌賞希階級之榮而巳哉誠感老先生之知愛期無負於薦揚之言不媿稱知巳於天下而巳矣今雖

不能大建奇偉之績以仰答知遇亦幸苟無撓敗戮辱遺繆舉之羞於門下則守仁之罪責亦已少塞而志願亦可以無大憾矣復何求哉復何求哉伏惟老先生愛人以德器使曲成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不能則凡才薄福尫羸疾廢如某者庶可以遂其骸骨之請矣乞休疏待報已三月尚杳未有聞歸魂飛越夕不能旦伏望憫其迫切之情早賜允可是所謂生死而骨肉者也感德當何如耶

輒有私梗仰恃知愛敢以控陳近日三省用兵之費廣湖兩省皆不下十餘萬生處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筭不敢稍存羸餘已蒙老先生洞察其隱極力扶持盡賜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以故昨者進兵之際凡百皆臨期那借屑湊殊爲窘急賴老先生指授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功不然決致敗事矣此雖已遂之事然生必欲一鳴其情者竊恐因此遂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殘黨難保必

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逃流之民不時嘯聚輒釆民情議於横水大寨請建縣治爲久安之圖秉間經營已畧有次第守仁廷疎病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有不得不然者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閉遏其事而不以聞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老先生并賜裁度施行幸甚

守仁不肖過蒙薦奬終始曲成言無不行請無不得既假以賞罰之權復委以提督之任授之

方畧指其迷謬是以南贛數十年桀驁難攻之賊兩月之內掃蕩無遺是豈駑劣若守仁者之所能哉昔人有言追獲獸兎功狗也發縱指示功人也守仁賴明公之發縱指示不但得免於撓敗之戮而又且與於追獲獸兎之功感恩懷德未知此生何以為報也因奏捷人去先布下懇倂兵事稍閒尚當具啓修謝

又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筭以克有此生輩不過遵守奉行之而已何功

之有而敢冒受重賞乎伏惟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焉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自以爲功乎是自絶其生也巳拜命之餘不勝慚懼輒具本辭免非敢苟爲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則巳過甚又加之廕子君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生非無貪得之心切懼寇之將至也伏惟老先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特賜允可使得仍以原職致事而去是乃所以曲成而

保全之也感刻當何如哉瀆冒尊威死罪死罪憂危之際不敢數奉起居然此心未嘗一日不在門墻也事窮勢極臣子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可如何哉生前者屢乞省塋蓋猶有隱忍苟全之望今既未可得以微罪去歸田里即大幸矣素蒙知愛之深敢有虛妄神明誅殛惟鑒其哀懇特賜曲成生死骨肉之感也地方事決知無能爲已閉門息念袖手待盡矣惟是苦痛切膚未免復爲一控亦聊以盡吾心焉爾臨啓

悲愴不知所云

自去冬畏途多沮遂不敢數數奉啓感刻之情無由一達繆劣多忤尚獲曲全非老先生何以得此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誦此而已何能圖報哉江西之民困苦已極其間情狀計已傳聞無俟復喋今驟求既未有艾錢糧又不得免其變可立待去歲首爲控奏既未蒙　旨繼爲申請又不得達今茲事窮勢極只得自罪復請伏望憫地方之塗炭爲　朝廷深察遠慮得與速免

以救燃眉，幸甚幸甚，生之乞歸省墓，去秋已蒙
賊平來說之　旨，冬底復請，至今未奉　允報，
生之汲汲爲此，非獨情事苦切，亦欲因此稍避，
愆嫉，素蒙老先生道誼骨肉之愛，無所不至，於
此獨恐不一擧手投足爲生全之地乎，今地方
事，殘破憊極，去歲嘗繆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
而歸，繼是而後，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復有所建
白，兼賤恙日尪瘠，又以老父憂危致疾之故，神
志恍恍，終日如在夢寐中，今雖復還省城，不過

閉門昏臥服藥喘息而已此外人事都不復省況能爲地方效尖[illegible][illegible]有所裨益於時乎所以復有蠲租之請者正如夢中人被錐刺未能不知疼痛縱其手足撲[illegible]不及亦復一呻吟耳老先生幸憐其志哀其情遽免征科以解地方之倒懸一　允省壅之乞使生得歸全首領於牖下則闔省蒙更生之德生父子　一家受骨肉之恩舉含刻於無涯矣昏憒中控訴無敘臨啓不勝愴慄

屢奉啓、皆中途被沮、無由上達、幸其間乃無一私語可以質諸鬼神、自是遂不敢復具、然此顛頓窘局苦切屈抑之情、非筆舌可盡者、必蒙憫照。當不俟控籲而悉也。日來嘔血飲食頓減、潮熱夜作、自計決非久於人世者、望全始終之愛使得早還故鄉、萬一苟延餘息、生死骨肉之恩當何如圖報耶。

比兵部差官來、賫示批札開諭勤惓、佐亦隨至備傳垂念之厚、昔人有云、公之知我、勝於我之

自知。若公今日之愛生。實乃勝於生之自愛也。
感報當何如哉。明公一身。係宗社安危。持衡甫
旬月。畧示舉動。已足以大慰天下之望矣。百凡
起居。尤望倍常愼衛珍攝。非獨守仁之私幸也

○○○擒獲宸濠捷音疏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
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
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
牽制之圖，特遠近軍民，切於寧王之積威，道路
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
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
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
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

向　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

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滚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

賜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
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
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
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
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
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尅是
日有守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
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
王聞之大怒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

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隨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克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兵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

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燄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

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刼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為說今出未旬月而輙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

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

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

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

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

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
各官、責其閒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
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
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
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
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
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
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
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

人被執脇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

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闔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脇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

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

來又節該奉勑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宸濠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寃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

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楊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十輩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　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

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唯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熸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輙敢冐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强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騭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爲之制臣

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勑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

謀畢討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瑊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佖萬士賢馬津等雖效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弁力

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冐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都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以甚為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嬰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狥　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

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儒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
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
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覬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
等幸甚

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為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為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

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萇弘之血釁不足腥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

事抵贑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

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

省之龔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晉庵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龔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

奇事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

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爲查照

將征勦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

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

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

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

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效

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
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督同官兵
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
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擒獲宸濠
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
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
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
外頃將征勦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
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功造冊覆驗

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
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
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為重擒斬賊徒為輕且攻
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
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
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
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
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
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

勑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
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
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
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
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
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王

一恊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

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

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瑊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

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暐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
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
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

指揮同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
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
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佖　袁州
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
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
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
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

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
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
仁縣知縣楊林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州府推官金興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珞　贛州衛正千
戶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
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
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
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
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
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翺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
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

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市汊
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
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
府贛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縣義
官尹志爵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
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鰲山　養病郎

中曾直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
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參政
黃繡　閒任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郭
持平　參謀驛丞王恩　參謀驛丞李
中
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
頴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
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　九江府湖口

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霦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

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瓛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

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

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
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
項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
四名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
二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

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幷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首餙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幷首餙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
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贓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九疋　驢騾二、
十三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二副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〇〇〇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劄付同開會同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不爲無見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劫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拏獲之數亦或尚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輙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

照妃媵係　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為咎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住劄聽掣當職止帶合用衆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及遍給告示曉諭撫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劄仰本司當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便遵照　欽帖內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　等將已獲賊犯留

彼聽候　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將寧王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啟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準前因爲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黃榜事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　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内使管伴監守保無他虞今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及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欽差提督軍

務平賊將軍克領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況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　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効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違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

慰諭軍民　破會城擒宸濠共六日耳武　快煞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剿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妙妙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尚未能息

殊不知

朝廷出兵專爲誅剿寧賊救民水火之中況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況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

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請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挽船隻及略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

○○○告諭軍民　　絕妙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為　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況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已不得安寧之

苦、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　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鬭等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輙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乞寛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爲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出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寛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僞命優免租稅小人唯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

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恩澤暴虐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

以防變亂之潛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塡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

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艇棰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唯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

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朘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又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閧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紿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冦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悻也彼[illegible]

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禮義之士又何如）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膂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

常什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剜其腹胷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令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

憂乞　勑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

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唯
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
緣係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爲此
具本請
旨

○○水災自劾疏

臣唯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禾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

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爲壑烟火斷絶唯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之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爲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無

臣之尤者而畀之倀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爲
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
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
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
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
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
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
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
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

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
廷之政令因而闕屚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
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
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
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
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
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
徒以聚斂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

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尫羸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唯 陛下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

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怨可泄天變可弭而臣
亦死無所憾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淮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用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淮、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　明降、等因、此亦深覩民患、欲濟不能、委曲

調停計出無奈仰司郎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
縣查照施行後有　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
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
免莫若速了為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
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
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急迫而不能
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
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
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乃備出告

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 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為人臣者上有

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爲之今日所行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忍心害理亦不能爲況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絶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斂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爲巡撫不能爲　國爲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　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

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爲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往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灰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愆本院自當其罪一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撫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懍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為慮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痍不能不以撫恤為重若使平民尚堪朘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

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數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　奏此繳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 闕下間隨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況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

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
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
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
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即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
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以憑回報、

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幷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脅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卽遵奉　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　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幷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悞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

赴 闕下獻俘以昭 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令照前因照得本職繆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勑書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 上意亦須責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

帖曾奉　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
貴部為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〇〇〇告諭頑民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即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郴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

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　命隨因　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　朝廷威令

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即發兵剿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辯、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其失

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即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于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

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于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

陸俸來禀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往諭爾等父

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為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盡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特頑樹黨結怨搆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 宗室

之勢謀爲不軌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奪其財力甲兵之强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 朝廷威令與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匹雛爾輩縱頑梗兇悍自視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虀粉爾輩如几上肉爾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唯其悖逆亂

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
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
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
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
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
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唯免爾一死、限爾一月
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
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
汝輩自為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

後無悔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　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克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刼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

該年稅糧、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　欽差戶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為儹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淮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

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
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
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
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繫小民
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
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能
詰、案牌、將糧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
援例、赴司告辭、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
曉諭納糧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

轉行參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儹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二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係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況奉部院明文徵免不

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
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
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
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
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僞檄除租
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卽時移文
遠近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
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
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

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
之際則蹈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
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
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
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　奏已
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為寇弱者匿
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鼈號
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

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唯
以　奏免租税為言百姓睊睊胥讒謂命在旦
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税免税豈可待邪蓋其
心以為免税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
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
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
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
税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
御史李克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

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
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
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
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
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
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
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將宣布百姓聞之
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

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府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月懼其爲變其始唯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箠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脇新者陸續而至至

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操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縣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剜剔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則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覩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

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旣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論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内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頹前支則後圮

强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懟之語身嘗閭閻之下
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國
計之不得已或轉爲借貸或教以典拆忍心於
捶骨剥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
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
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
石臣始度其勢以爲决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
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
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

有功矣今閩部使參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究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爲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

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

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

獨幸免臣竊耻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益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眚災肆赦之典寛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

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卽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唯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繫徵收秋糧稽遲待罪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尅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參拿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

釐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卽查前項布價幷貢
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名軍各下糧銀就仰會
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
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
收入已及查報不實未便

○○○四乞省葬疏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卽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繫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屬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師之至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毋自幼鞠育之

恩不及一面為訣毎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尫瘵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苫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纒縛使臣得少伸烏鳥

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
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
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
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
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
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頼 皇上神
武廟堂成筭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
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

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等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

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聵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强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滅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

未敢便求休退唯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管
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
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　闕終效犬馬昔人
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下之日長也臣
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
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稱齎奏去後
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
憂病纏結與死爲隣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
亟呻吟牀蓐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

慟顛殞蘇而復絶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唯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迸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 宗社危

急呼吸之間存亡攸繫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　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爲重今　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爲子乎不可以爲子者尚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逬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　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　命不至臣必冒死逬

歸若　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銜結若遂正以　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候　命外緣繫四乞　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爲此具本奏　聞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若腹裡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貴增添益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囹獄差徭一應繁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凡今作事貴在講求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
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
具議呈奪繳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旣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幷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　命驚惶

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煢然瘠疚僅未殞絕聞 命悚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恥

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閼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

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

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眞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

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慮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天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不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遂開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

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遣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

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概之其責於人終無

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服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

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況矢石之下劒刃之鬬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

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刱奸謷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　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

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　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巳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巳也、羣憎衆嫉、唯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　陛下能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淸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

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輙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欝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滋昧之中其時豈能逆覩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

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
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
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
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
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
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
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丕賞而衆有未逮是臣
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
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

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　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

經憂苦之中、非有可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冐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乞　恩表揚先德疏

竊照臣父致仕南京吏部尚書王華以今年二月十二日病故臣時初喪荼苦氣息奄奄不省人事有司以臣父忝在大臣之列特爲奏　聞兼乞葬祭贈謚事下該部以臣父爲禮部侍郎時嘗爲言官所論謂臣父於莫夜受金前自首清議難明承　朝廷遣告而乞歸誠意要在又爲南京吏部尚書時因禮部尚書李傑乞　恩認罪回話事奉　欽依李傑王華彼時共同商

議如何獨言張昇顯是飾詞本當重治姑從輕
都着致仕伏遇　聖慈覆載寬容不輕絕物然
猶賜之葬祭感激浩蕩之恩闔門粉骨無以爲
報竊念臣父始得賄投之金若使其時秘而不
宣人誰知者而必自首其於心迹可謂淸矣乞
便道省毋於既行祭告之後其於遣祀之誠自
無妨矣當時論者不察其詳而輒以爲言臣父
盖嘗具本六乞退休請究其事當時　朝廷特
爲暴白屢　賜温旨慰諭勉留其事固已明白

久矣乃不意身沒之後而尚以此爲罪也臣切痛之正德初年逆瑾肇亂威行中外其嚮臣爲兵部主事因瑾綁拿科道官員臣不勝義憤斥瑾罪惡瑾怒臣因而怒及臣父既而使人諷臣父令出其門臣父不往瑾益怒然臣父乃無可加之罪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臣父無干者因傳　旨幷令臣父致仕以泄其怒此則臣父以守正不阿觸忤權奸而爲所擯抑人皆知之人皆冤之乃不知身沒之後而反以此爲咎也臣

尤痛之臣父以一甲進士授官翰林院修撰歷陞春坊諭德翰林院學士詹事府少詹事禮部侍郎南京吏部尚書其間充　經筵官　經筵講官　日講官又選充　東宮輔導官　東宮講讀官與修　憲廟實錄及　大明會典通鑑纂要等書積勞久而被遇深矣故事侍從日講輔導等官身沒之後類得優以殊恩榮以美謚而臣父獨以無實之謗不附權奸之義生被誣抑而沒有餘恥此臣之所以割心痛骨不得不

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夫人子之孝莫大於顯親其不孝亦莫大於辱親臣以犬馬微勞躐致卿位故事在卿佐之列者親沒之後皆得爲之乞請　恩典臣今未敢有所陳乞以求顯其親而反以無實之詬辱其親於身沒之後不孝之罪復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乎此臣之所尤剴心痛骨不得不從　陛下而求一表暴者也

臣自去歲乞　恩便道歸省　陛下垂憫烏烏且念臣父繫侍從舊臣特　推非常之恩賜之

存問臣父先於正德九年嘗蒙 朝廷推恩進
階臣伏覩 制詞有云直道見沮於權奸晚節
遂安於靜退則當時 先帝固已洞知臣父之
枉矣臣又伏覩 陛下即位詔書內開自弘治
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以後大小官員有因忠直
諫諍及守正被害去任等項各該衙門備查奏
請大臣量進階級并與應得 恩廕臣父以守
正觸怒逆瑾無故被害去任此固 恩詔之所
開錄正在量進階級之列臣父既恥於自陳而

有司又未爲奏請乃今身没之後而反猶以爲
訴臣竊自傷痛其無以自明也臣父中遭屈抑
晚遇　聖明庶幾沐浴　恩澤以一雪其拂鬱
而忽復逝矣豈不痛哉今又反以爲辱豈不寃
哉臣又查得先年吏部尚書馬文昇屠滽等皆
嘗屢被論劾其後　朝廷推原其事卒賜之以
贈謚臣父才猷雖或不逮於二臣而無故被誣
實有深於二臣者唯　陛下矜而察之臣以功
微賞重深憂覆敗方爾冒死辭免封爵前後恩

典、已懼不克勝荷、故於臣父之沒、斷已不敢更有乞請、乃不意蒙此誣辱、臣又安能含羞飲泣、不爲臣父一致其辯乎、夫人臣之於國也、主辱則臣死、子之於父也亦然、今臣父辱矣、臣何以生爲哉、夫

朝廷恩典、所以報有功而彰有德、豈下臣所敢倖乞、顧臣父被無實之恥於身後、

陛下不爲一明其事、自此播之天下、傳之後代、孝子慈孫、將有所不能改、而臣父之目不瞑於地下矣、豈不寃哉、夫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

辭以誣於世者無恥不忠無恥亦所以為不孝君使臣父果有纖毫可愧于心而臣乃為之文飾矯誣以欺　陛下以罔天下後世縱卒逃於國憲天地鬼神實臨殛之臣雖庸劣之甚不忠無恥之事義不忍為也唯　陛下哀而察之臣不勝含哀抱痛戰慄惶懼激切控籲之至